

中外名人小传·第6辑

# 张治中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圆明园



中外名人小传·第6辑

# 张治中小传

高兴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出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6辑

张治中小传

高兴 编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48-X/K·118

定价：80 元（全 20 册）

# 目 录

第一章 走出洪家疃 .....	(1)
一、在逆境中出生 .....	(1)
二、十年私塾寒窗苦 .....	(3)
三、勤劳的学徒 .....	(6)
第二章 步入军门 .....	(9)
一、气走安庆 .....	(9)
二、“从戎”不成 .....	(11)
三、扬州警 .....	(13)
四、梦想成真 .....	(15)
五、步入军门 .....	(18)
六、被通缉的张治中 .....	(20)
七、有惊无险 .....	(22)
第三章 为人师表十四载 .....	(24)
一、泣别团长 .....	(24)
二、欧美行 .....	(28)
三、巧唱“空城计” .....	(31)
四、不喜战争却凯旋而归 .....	(33)
五、“不抵抗”将军 .....	(34)
六、“古田释兵” .....	(36)
七、心系国运，积极备战 .....	(38)

八、殚精竭虑淞沪战 .....	(40)
第四章 就任湖南省主席 .....	(44)
一、赴任湖南省主席 .....	(45)
二、力排兵役、匪患之难 .....	(47)
三、反贪主席 .....	(49)
四、抗战、教育兼而顾之 .....	(51)
五、再度奋战为抗日 .....	(53)
六、“焦土长沙”前后 .....	(54)
七、卸任离湘 .....	(59)
第五章 郁闷从政途 .....	(60)
一、伴蒋左右，为蒋分忧 .....	(60)
二、侍从室友谊录 .....	(64)
三、政治部部长 .....	(66)
四、执掌三民主义青年团 .....	(68)
五、直言不讳谏蒋氏 .....	(74)
第六章 新疆行 .....	(80)
一、初飞新疆 .....	(80)
二、释放“政治”犯 .....	(82)
三、废除捐税 .....	(83)
四、金蝉脱壳 .....	(84)
五、和平解放新疆 .....	(86)
第七章 和平使者 .....	(88)
一、力主“和平” .....	(89)

二、“巨头”内阁 .....	(92)
三、逼蒋下野 .....	(94)
四、劝蒋出洋 .....	(95)
五、和谈前奏 .....	(98)
六、破裂的和谈 .....	(100)
七、一点必要的声明 .....	(103)

## 第一章 走出洪家疃

张治中聪慧好学，能烂熟“四书”“五经”，可前途何在？热衷于呆板僵死的科场角逐么？14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告别故乡，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

### 一、在逆境中出生

张治中生于1889年。

安徽省巢县境内的黄山，不似一般山的赤黄色，常年保持着冲淡、柔美的碧青色和淡白色，令人赏心悦目。

在山的南麓，距离巢县县城九十里处有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村旁有一口大塘，塘水终年碧清，明镜一般，除非久旱，塘水才会减少乃至于枯竭。塘的一边是由多数姓洪的聚族而居，所以这村子又叫“清水塘洪”。

这个寂寞古老的村子就是张治中的故乡。

大约在明朝末年，有户张姓四大房从江西迁移到安徽巢县西乡，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名曰“四房张”，张治中家这一房后来迁移到洪家疃。

张治中诞生时的洪家疃，只有百来户人家，是

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人们习惯于男耕女织，只求温饱生活。然而终岁辛勤，洪家疃的人们也往往陷于贫困的境地。

“四房张”中几乎没有人做官，大都以务农为本，有少数人做手工，有个别人经商，一族人安分守己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

张治中的祖父张邦栋，是位典型的农村老者，性情刚直。父亲张桂徽，念过一些书，能写信、记帐，为人忠厚老实，与其父性格迥然不同。他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即篾器店，凭着他那一手出色的篾工手艺，把篾器店开得小有名气，但在整个手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这间篾器店也仅仅能维持一家温饱。

张治中的母亲，娘家姓洪。

这是一位优秀的传统女性。她不仅善良、勤劳、慈爱、和平而且厚重，她恪守洪家疃一带流传的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她坚信唯有尝尽酸辛，历经艰苦，才能成人立业。这位仁慈厚重的母亲把这句格言送给儿子作座右铭，鼓励儿子在逆境中上进。

张治中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穷而质朴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



## 二、十年私塾寒窗苦

在洪家疃这样的山村，读书被看作是特殊专业的专业，甚至到民国时代时连一个大学生也未曾有过。在这样闭塞的风气下，张桂徵同妻子商量再三后，决定不论自己再怎么苦，也要送儿子进私塾读书。

就这样，张治中被送进了丰乐河镇上的私塾。私塾的先生姓李，这位启蒙老师引导着张治中正式步入读书生涯。

一年后，张治中转入他的叔舅父洪子远的私塾里就读。

在这里，张治中度过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称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

洪子远是位不可多得的先生。他一生并无他嗜，唯好苦学，尽管投考多次未第，但学问却是极好的。终日，除了教书外，他总是不辍诵写。张治中对这位叔舅父兼先生的学问是极为敬佩的。

洪子远教书的方法有异于常法，他布置给学生读的书由难而易。张治中先从《诗经》、《书经》、《易经》读起，然后才接触“四书”。

张治中最怕洪先生检查他背书。因为洪先生让背的书，既非一篇两篇，更非一段两段，而是四书、

五经整本整部地背，“四书”甚至连“朱注”都要一齐背。背书时，偶而脱一字半句，便免不了一顿板子。

有一次，洪先生查张治中的背书，张治中开头一段背得十分流利，可是背到中间时，却有一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未及他多想，洪先生手中那块厚厚的板子已落在了他的右额上，霎时间，他的额头血流如注。这次打板子给张治中的右额上留下了一个永恒性的“印迹”。

至于罚跪、打手心，罚不吃饭，更是常有的事。罚不吃饭，对一般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张治中来说，却非同寻常。什么原因呢？

论家境，张治中到私塾中读书实在是很勉强的。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时，他连同另两个同学共三个人住在私塾里。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但菜是各吃各的。三个人，一个是洪家疃的富户，餐餐吃肉；一个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顿顿由家中送好菜；只有张治中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父母远在丰乐河镇惨淡经营家中那个赖以糊口的篾器店，洪家疃村里的家中只住着他的祖父和二姑父母。长时间不粘腥晕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张治中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与折磨。有一次，张治中实在忍不住了，他让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厨子把话传到祖父那里，

年迈的祖父慨然叹曰：“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

张治中从厨子口中得知此话，不禁悲从中来，晚上躺在只铺着一层稻草的“床”板上，身上盖着一床权当棉被的烂棉絮。看着蚊帐四周累层的补丁，张治中久久难以入睡。

然而，张治中颇感自慰的是，和他同住的那两个同学，虽然家道小康，生活无虑，但读书总赶不上他。

张治中在叔舅父的严格督学下，先后苦读了七年书，获益匪浅。

其间，张治中曾在丰乐河唐先生的门下读了一年书。唐先生比起洪子远显得疏懒得多，学问也一般，张治中轻松地过了这一年，学习上没有什么大的长进。

在私塾里读书的第十年，张治中从师长冈张村西峰庵的张来轩先生。这位张先生国学根基颇为深厚，曾考中过秀才，他对聪颖好学的张治中甚为器重。

那时张先生正教读《左传》，悟性高的张治中往往只读一、二遍就烂熟了。张先生对张治中的欣赏溢于言表，他逢人便夸张治中：“这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他甚至当着张治中的面也说：

“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你这么一个聪明学生”诸如此类的话。

张先生嗜喝酒，有时无钱买酒，便脱下马褂叫大夫去当出四毛六毛钱，买来酒，就着一点咸菜喝。张治中对老先生的严正慈祥与安贫乐道既感激又欣赏。

前前后后，张治中在私塾里总共读了十年书，尽管受的是旧式教育，按现在的话来说，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但在私塾里养成的严谨的求学态度却使张治中受益终身。

### 三、勤劳的学徒

13岁那年，在先生的竭力鼓动下，在父母的支持下，张治中报考秀才。在科举制度将废未废之际，八股文已换作策论了。张治中对考秀才的功用何在，实在是糊涂得很。但是凭着优异的作文水平，顺利地通过了考秀才必经的县考、府考，却在最后一关“院考”中失了手，院考没有取上，使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全都落了空，先生一脸惊奇地望着他不肯相信已这样出色的弟子竟然会落了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报考秀才不第不但没有损害张治中什么，反而因此打断了他考科举求“功名”的一线希望，唤起了他另谋出路的决心。

考秀才不第，张治中仍不忘继续进学堂读书的夙愿，他坚信：以自己的聪明，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可是日渐窘迫的家境令张治中无法再步入文学堂读书。苦思冥想之余，张治中考虑，如果有武学堂，何妨去考考。碰巧当时，张治中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江苏扬州十二圩当哨官，捎过信来说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于是张治中欣然前往。可是，武学堂终究没有办起来，张治中在失意中回到家中，再次面对何去何从的选择。

14岁那年，张治中迫于家境来到丰乐河镇上的吕德盛号百货商店做学徒。丰乐河镇上只有临河堤上的一条直街，而吕德盛号在这条街上乃至整个丰乐镇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大铺子，经营布匹、桐油、香烛、油盐及其他杂货。老板叫吕为才，是个谨慎、本分的商人。他的老婆是张治中母亲的干女儿，而吕老板与张治中的父亲也很熟，所以，张治中很容易便被介绍进了这家轻易不收学徒的大铺子。

聪颖好学的张治中进吕德盛号不到三个月，便学会了打算盘。吕老板由此非常喜欢他，并不把他当普通学徒看，让他写帐、算帐。可是张治中对普通学徒工应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得一丝不苟，一点不躲懒。

在这里，每逢初一、十五可以有肉吃，这对在

家常年不粘腥晕的张治中来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日复一日的学徒生活中，张治中逐渐感到苦闷起来：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做一个生意买卖人？

细心的张治中在日常工作之余，经常手不释卷，镇上没有报纸，每逢得到从外埠包货来的旧报纸，不管是全张，还是破残，更不管是哪年哪月，他总是精心地把它保存下来，里里外外一字不露地全部看过。似乎是应了“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句老话了，有一次，忽然看到一张上海的《申报》上，登有一则“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张治中兴奋极了，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张治中找到自家一个在安庆省城测绘学堂当学生区队长的瓜葛亲托他帮忙，瓜葛亲答应他在省里替他活动活动。

在丰乐河镇人的眼里，能在吕德盛号里写帐、记帐，吃饭穿衣不愁，该是个很不错的营生。所以就连张治中粗通文理的父亲也不赞成张治中去投考武学堂，更不用提其他族人了。在众口一词的反对声中只有一个声音是表示同意的，尽管微弱都很坚定。这个声音发自张治中母亲的口中。她不顾族人的劝阻甚至责难，费尽心思为儿子凑够了盘缠，送儿子

上安庆省城去投考。

## 第二章 步入军门

为了闯出一条生路，张治中流浪、漂泊于安庆、扬州，当过无饷的警察，备尝辛酸后，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陆军军校的学生。1914年冬，他终于如愿以偿，正式步入军门。然而，未曾想到旧式军队的腐败令人咋舌，更未料到自己会两度有惊无险。

### 一、气走安庆

拿着仅有的二十四元盘缠，张治中连同其他四位一行五人，由丰乐河到安庆，共三百六十里，走了六七天，才到达。

到省城后，一经打听，方才得知“安徽陆军小学”招生名额按县分配，大县两名，一县一名。巢县是小县，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据说争这一个名额的人不但数量多，而且有一个人与巡抚衙门关系不一般，是势在必取的。同来的人中有些这时便打了退堂鼓，可张治中却很坚决：不管怎么样都要考它一考。

在第一关体格检查中，拖着小辫子进考场的张治中虽然显得清瘦了些，但毕竟算是通过了。第二关考国文，这对善写文章的张治中来说并不费力。出考场时，张治中把自己这篇文章的底稿拿给大家看，大家都说：“一定取！”然而公榜时，榜上有名的是那位年轻、漂亮、且进过学堂的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姓贾的少年。

没有考取的人纷纷启程回家了，甚至有人劝张治中说：“你还是回去做生意吧！”然而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张治中却执意不肯回去，他表示情愿流浪，也要在流浪中为自己开拓出一条路来。

在安庆期间，从小旅馆搬出来后，张治中随同行的两个人住到了他们的本家唐启尧的公馆里。唐启尧是新军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他家里请了一位先生，姓庞，专教他的二儿子。

庞先生是河北故城人，尤喜张治中的聪颖与才气，所以对张治中的态度极好。张治中也非常喜欢这位庞先生。

张治中在两位同行的同学离开唐家回家后，仍然寄住在唐公馆，一面陪“唐二少爷”读书，一面打算在来年报考安徽测绘学堂。

可是这期间有一天，“唐军门”的二哥“唐二大人”忽然来到了唐家公馆。这位曾中过秀才的长者，



看到衣着有些寒伧状的张治中，脸上露出明显的不屑来，他当着唐二少爷的面质问张治中：“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

素来不甘心居人下的张治中听了这话，刹时间脸色苍白，他恨恨地盯着面前这位长者，然而一咬牙转身跑出了书房，他决定走。

夜半时分，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的张治中，再也躺不住了，他起身来到庞先生室内告辞。庞先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力劝他：“何妨忍一忍等到明年考完试再说！”

张治中眼圈一红，忍不住哭了：“不能再等了，我宁可流浪死、飘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受人家欺侮。”

庞先生见张治中去意已定，摸摸深秋时节身上还仅着一件夹衣的张治中的肩头，慨然长叹。临行时，庞先生送张治中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张治中洒泪作别庞先生，然后毅然踏上了去路。

可是，到哪里去呢？

## 二、“从戎”不成

气走安庆之后，张治中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